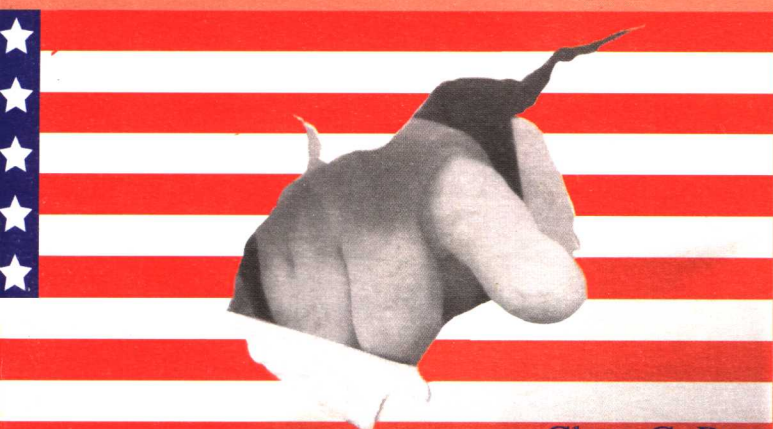


America the Virtuous: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and the Quest for Empire



Claes G. Ryn

[美] 克莱·G. 瑞恩 著

程农 译

道德自负的美国：

民主的危机与霸权的图谋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Claes G. Ryn

[美] 克莱·G. 瑞恩 著 程农 译

America the Virtuous: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and the Quest for Empire

道德自负的美国:

民主的危机与霸权的图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道德自负的美国: 民主的危机与霸权的图谋 / (美)
瑞恩 (Ryn, C. G.) 著; 程农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书名原文: America the Virtuous: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and the Quest for Empire
ISBN 978-7-208-07463-7

I. 道… II. ①瑞…②程… III. 政治—研究—美国
IV. 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6952 号

责任编辑 周 运
装帧设计 丁威静



世纪文景

道德自负的美国: 民主的危机与霸权的图谋

[美] 克莱·G. 瑞恩 著

程农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20 毫米 1/16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170,000
版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463-7/D·1275
定价 29.00 元

内容简介:

布什政府正在导引美国图谋建立帝国。在他们看来，美国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应当指导世界的改造。美国对世界负有推行民主的道德使命，有道德理由主宰世界。这种政治势头是积数十年而成的一种意识形态运动达到极盛的结果。本书立足于伯克式的保守主义立场，全面批判这一思潮。作者将追求帝国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和西方文明的危机联系起来，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反映出西方文明在道德、文化和政治上的全面衰落。本书力图通过讨论指出平息高扬道德旗号的黠武精神的可能性，进而寻求使困厄中的西方社会恢复生气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

克莱·G. 瑞恩 (Claes G. Ryn)，是美国传统保守主义阵营一位有影响的人物，美国天主教大学政治学教授，¹ 同时也在弗吉尼亚大学和乔治敦大学开课，2000年还曾在北京大学外国杰出学者讲座讲学。重要著作有《意志、想象和理性》(*Will, imagination and reason: Babbitt, Croce and the problem of reality*)、《共同人性的基础》(*A common human ground: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和《民主与伦理生活》(*Democracy and the ethical life: a philosophy of politics and community*) 等。

译者简介：

程农，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鸣谢 / 1

绪言 / 3

作者说明 / 5

前言 没有尽头的战争 / 7

第一章 西方文明的危机和雅各宾主义的兴起 / 19

第二章 新雅各宾主义 / 28

第三章 创造性的传统主义还是激进主义? / 44

第四章 直接投票式民主还是宪政式民主? / 48

第五章 两种对立的道德与社会模式 / 53

第六章 贵族性的民主与反贵族性的民主 / 57

第七章 民主至上论的鼻祖 / 67

第八章 热爱属于自己的和热爱大家共有的 / 73

第九章 普遍性道德：插入一个哲学讨论 / 78

第十章 多元的政治道德 / 84

第十一章 民主在危险中 / 90

第十二章 新雅各宾们与美国的民主 / 103

第十三章 适合全世界的民主 / 114

第十四章 雅各宾式的资本主义 / 134

第十五章 平等 / 143

第十六章 一个不能再支撑的中心 / 152

第十七章 负责任的民族性 / 164

第十八章 需要一种新的道德实在论 / 176

译名对照表 / 197

鸣谢

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许多人曾经给予过帮助或者鼓励。这里至少要提到其中的一些名字。国家人文研究所主任约瑟夫·巴达西诺（Joseph Baldacchino）与我一样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未来感到忧虑，多年来我们讨论过本书探讨的各种问题。他多次对书稿的某些部分提出睿智的评论。对于缺乏电脑常识的我提出的技术问题，他也以极大的热情和耐心给予帮助。资深编辑与作者代理人托马斯·德伊夫林（Thomas D'Evelyn）恰当地建议我时刻提醒读者注意本书进行的历史和哲学探讨所具有的巨大与直接的实际政治意义，不要让读者忘记这些联系。他还就书的结构提过建议，使我得以避免给人某些非我所愿的印象。詹·沃勒夫·本格森（Jan Olof Bengtsson）与我是常有些友好分歧的哲学伙伴，他在剑桥大学完成其博士论文的同时阅读了本书书稿。他提的出色问题使我阐明、限定或者加强了某些重要的论点。菲利浦·亨德森（Phillip Henderson）是我在美国天主教大学的同事，美国政治与总统制的敏锐的研究者。他就相关资料给我提供了非常有帮助的

建议。戴维·艾森豪威尔 (David Eisenhower) 对书稿中有关对外政策的部分颇感兴趣，提出了机智的建议。我衷心感谢欧文·路易斯·赫罗维茨 (Irving Louis Horowitz) 思想上的宽容。他是特兰萨克申出版社的灵魂。真心希望美国的学术出版都能仿效他的开放和宽容。我很感激特兰萨克申出版社的劳伦斯·明茨 (Laurence Mintz)，感谢他的专业精神和谦和有礼。在我想知道人们对我所写的一切会怎样反应时，我的一个博士生劳伦斯·瑞敦 (Laurence Reardon) 提供了有益的反馈。他还编写了索引，提供了其他协助。在我完成本书时，威廉·布赖恩 (William F. Byrne) 正在我的指导下写博士论文。他了解我想说什么，给我看了从他家阁楼上发现的一张镶在框里的证书。证书属于他祖父，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老兵。它为本书所讨论的自以为是的民族主义提供了例子，被用作了卷首插图。最后，我想感谢我的妻子玛丽安娜 (Marianne)。她不仅阅读和评论了本书较早的一稿，而且因为我埋头研究，饮食起居和各种家务也都得由她来操持，而她自己还有繁重的工作。

由本书中一章改写而成的“美利坚帝国的意识形态” (The Ideology of American Empire) 发表在《奥波斯，世界事务杂志》 (Orbis. A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第 47 卷第 3 期 (2003 年夏季号)。该杂志的出版者——费城的对外政策研究所，拥有该文的版权。

绪言

十多年前，我出版了一本小书，书名是《新雅各宾主义》(*The New Jacobinism*)。考虑到它是由国家人文研究所而不是由大出版商出版的，该书引起的注意是惊人的。它得到了高度的称赞。“雅各宾主义”和“雅各宾分子”作为指称当代特定现象的术语流行开来。索取此书的要求一直没有间断。数量不小的原书告罄时，是重印原书还是出版一个新版本，就成了我必须面对的问题。当最终认真考虑此事时，我马上意识到原书只是一个提纲，只是对一个庞大的、正在扩展并日益重要的问题之分析的基本概要。对于西方文明的危机以及导致它的原因，我想说的要多得多。我觉得有必要对“新雅各宾主义”的含义和重要性，及其如何与它在其中已经获得重大影响的文化、社会与政治环境相关联，作一个更详细和全面的考察。我想更充分地解释这个正在扩展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运动是如何既从西方文明的种种问题中得到滋养，又加剧了这些问题的恶化的。开始这项工作后，我很快就意识到它获得了自己的生命：我不是仅仅修改和补充原来的研究，

我在写一本新书。现在这个书稿的某些部分，还能看出原书的样子，但那本小书已经被彻底修改，实际是重新写过，被整合进了一本篇幅大得多的书里了。本书的标题除了要表明内容的范围和重点外，也是要肯定现在的书并非原书的一个新版本。

在写原来的小书时，我对美国与西方世界的未来就感到不妙。在其后的这些年里，我的忧虑越来越强烈。

作者说明

在下面每章的开始都有一段或数段引言点明该章将要讨论的问题。每段引言都与道德帝国和民主至上论的意识形态或多或少有某种直接的联系。引言不一定来自重要的人物，它们只是恰当和简洁地表达了一个特定的观念。

前言 没有尽头的战争

我们美国人在把政治当正经事的时候，想的就是，我们的自由与平等原则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权利是理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就是迫使那些拒绝这些原则的人接受它们的教育工程。

—— 艾伦·布鲁姆 (Allan Bloom) ^[1]

存在着一个不容妥协，且为我们所赞成的价值体系。如果这些价值对我们的人民足够好的话，那么它们就应当对别人也足够好。

—— 乔治·W. 布什^[2]

[1]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7), 153.

[2] 布什总统在与鲍伯·伍德沃德的录音谈话中的评论,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9, 2002, excerpted from Woodward, *Bush at Wa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2)。

我们的历史责任已经清楚：回击那些进攻，在全世界铲除邪恶。

——乔治·W. 布什^[3]

你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边。

——乔治·W. 布什^[4]

世界似乎正在进入一个长期和剧烈冲突的时代。时髦的做法是将战争的危险归咎于“文明的冲突”，但战争真会爆发的原因不可能是世界各个传统文明之间泛泛的差异，而是各文明中持续进行的现代变迁。现代变迁在产生着傲慢、顽固、不宽容和好战倾向。这类态度在西方社会内部，尤其在美国，越来越普遍。而美国依靠其军事和经济力量，能够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具决定性地影响国际关系。

长期以来，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自大和好战的态度逐渐在美国的核心决策者中间蔓延。这一趋势的根源不止一端，但就最普遍的特征而言，其原因可以上溯到西方社会近几个世纪以来剧烈的道德与文化转变。此外，上述趋势在相当程度上也归功于某些执迷于建立“美利坚帝国”的人具体而又卖力的奔忙。自美国立国以来，美国领袖人物的自我理解和总的生活观与政治观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值得强调的是，西方文明内部的上述道德和文化趋势产生并强调了一种观点，即应当对社会进行根本的重建，并且应当将领导权交予知道怎样变革的人，由他们来为大家的福祉服务。这些道德和文化趋势不仅将无限的权力交给少数精英，而且帮助权力意志摆脱传统道德的约束。只要宣称是为了人类的福祉，追求权力和行使权力自然就被认为是道义的，不需要约束。结果，当今的政治行为与言论常常是好战黩武、咄咄逼人，将矛盾与问题解释为善恶对立。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在讨论如何对待美国推动全球目标遇到的各种阻力时，美国主要的政

[3] 布什的评论，国家大教堂，2001年9月14日。

[4] 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2002年9月20日。

治家与政治知识分子都一味强硬。导致这种傲慢自大和动辄诉诸武力威胁的原因，不是遵循西方古老道德和文化传统，而是对这些传统的置之不理。

当今西方文明的演化缺乏方向，充满困惑和混乱的信号，即便是一个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也会为这些现象所震动。西方古代传统的某些成分仍在延续，但只能以严重变形和削弱为代价来延续。那些与传统文明针锋相对的时髦潮流控制着主动权。当然，矛盾与紧张到处都是，西方文明并不是只朝一个方向移动。但细究起来，确实存在着宏大、持续和普遍的与传统信念格格不入的趋势，它正在缓慢但确凿无疑地侵蚀着尚存的传统信念。不难看出，这些趋势的某些部分已经形成了一种组合，构成了取代西方传统模式的一个相关、连续的新选择。这样的剧烈变化最早可以清晰辨别，是在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前夕和进行期间。借用将法兰西革命化的那些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的称呼，我们可以将这场激烈反对传统西方文明的运动叫做雅各宾主义（Jacobinism）。此一类型的政治学说和行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一直在发挥巨大影响。到 20 世纪，不同形式的雅各宾主义焕发出了强大的威力，其影响远不止于西方世界。20 世纪下半叶，从这种广泛的敌视传统西方文明的潮流中，又衍生出一种美国特色的雅各宾主义。它的力量在稳步增长。其意识形态虽然涉及众多议题，但其代表们对美国外交政策尤其倾注心力，并且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

部分地由于在西方文明的头号国家里发生的这一政治运动，世界可能将不得不经历一个持续的战争与冲突的时代。这一运动加剧和扩展了美国早就有的一种倾向，即嗜好在全世界到处插手。虽然这一运动在当今欧洲也有一定的市场，但它在美国的根基要深厚得多。在美国，一种特定的人格类型已经具有强大的影响，其特征是口口声声致力于世界人民的福祉，但根本上的动力却是意图统治他人。

许多哲学家都指出过，意欲对他人拥有权力，是人性里持久和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这种意欲总是倾向于冲破对它的各种约束，变得恣意妄为和无所顾忌。有鉴于此，文明的核心目的一直就是规训此种欲望，不让其超越界限。正如索福克